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冠二

唐 西 明 寺 釋 道 直 撰

辨惑篇第二之八

夬對傳奕廢佛法僧事

并表

綿州震響寺沙門釋明槩

卷二

一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紓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剏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等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

法昭化愚蒙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刀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博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襯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道平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

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既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懔屬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

冠二

二

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鳩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因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遂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

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爲痛抽刀斬髓詎以爲殘謗讒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讐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謹奏決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既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

卷三

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内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眞譬千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内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

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

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偽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

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覩縷但傳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旣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

卷二

四

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捨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

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衆僧仇足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舍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强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麵之素供唯芋蕎之質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蠅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豚祭醮要求酒脯饗膾醑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

強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由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

遂成禾九裁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勸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旣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

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旣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貌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嘗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漏濟沉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内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

類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旣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闋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旣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

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者

卷二

七

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

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礎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伸其

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
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
梵宮立成長者絳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
理皎然闡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

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

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
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

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
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

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
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爲無
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
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
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

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
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
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
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
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
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
像今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
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即患陰痛苦毒難堪
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無降異後

卷三

九

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
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
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
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
在城今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

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駕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閣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

者

槩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訟方授職八惶並列十

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

社

+

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壇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凝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

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敬事威靈歇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迥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充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豐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群孽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

卷三

十一

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索於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

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
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
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
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
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
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
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
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
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
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
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
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

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
定是非遂與閩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
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

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
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
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
望即歎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
藥而終槩縗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
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
鑒誠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
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
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
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

不飢

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
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
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

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

卷二

十三

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沉疴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靈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奕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

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既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

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然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姦而無恥多飲鹹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

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

五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蠻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悲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憎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谷之惡神人

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第五決破斷僧尼賄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槩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一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誑誑迷徒設厨食以邀賓置酒鮓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鮓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即歡饕餮難滿

冠二
十五

冠二

九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谷之惡神人

縱恣無狀加以多料綉綾以爲命絲廣科黍
麥持作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
賄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
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
道法直爲貪其酒鮓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

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
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
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
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
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

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
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
圈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
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
可與奪也

卷三

十六

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辯俱時離俗男女相勸
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
賄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
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
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

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
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
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
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於朝太史占曰野草
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

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寶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麤之

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而享富貴况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

槩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賙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忍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

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

咸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

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

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

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

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

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
至於宇文旣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
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
歎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

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

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
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
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
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

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
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
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
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
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

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
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
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
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
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
武聿興文藝還聞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
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爲德
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
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
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
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
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闈儒學之宗弘文
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

敍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

卷三

二十一

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本周孔少聖

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

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牘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

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

言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

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

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本周孔少聖

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就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

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表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

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窶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

既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遺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睂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

卷二十三

二十三

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鵠畫以難真然鵠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

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
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
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
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鉗不少効力征戰固守
疆場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綃豐
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
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
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廩
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物耕獲弗愆但
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
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
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
得華戎率從羣兌授首倉庫充物封域廓清
若非内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者也若言欲

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
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
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
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
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
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至孝斯則利沾三
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
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
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
獸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
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
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全獸身棄世弗
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
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
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

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鳩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嘆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

三

二十五

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觀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寢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况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

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勅令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驗靈崇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犁永劫沉淪深可憐愍繫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

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也	摯	音	滑	戶交切
先	至	混	清	也
典	於	漏	清	也
壠	扇	窮	迫	也
塉	也	窘	迫	也
毫	州	時	種	時
	弼	吏	也	吏
	角	切	也	切
	音	泊		
				銑